

# 兩個中國人，“扳倒”了一位州長

在美國，兩個外國人可以扳倒一個州長簽署並實施的歧視法案，讓不少國人看到了希望。

資料顯示，Yifan Shen 和 Zhiming Xu 兩位中國人(沒有美國綠卡、沒有美國國籍)，通過上訴佛州州長在去年 5 月簽署的禁止華人買房的 SB264 法案，最近成功獲得了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支持。

美國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周四裁定，兩位原告(一位持有 H-1B 職業簽證者和一家位於奧蘭多的房地產公司) 在主張 SB264 被聯邦法規優先考慮時，表現出很大的成功可能性。上訴法院暫停執行該法律，直至就實質的實質內容作出裁決。

這條法案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這條禁止外國人買房的法案同樣適用於古巴、委內瑞拉、敘利亞、伊朗、俄羅斯和朝鮮的公民。但唯獨對中國公民給予最嚴厲的處罰。

專家組成員、前民權律師南希·阿布杜(Nancy Abudu) 在對該命令的一致意見中寫道，佛羅里達州的法律“公然違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歧視保護規定”。修正案“保護公民和非公民，這意味著他們都有權受到其居住州法律的平等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專家組成員阿布杜是拜登任命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個法案是不是最終會被廢除還要看後續法院對法案的裁決，目前只是被聯邦上訴法院暫停。

但有了一个好的開始也值得慶幸，而且 SB264 違憲這件事，大概是板上釘釘了。

雖然因為大國博弈，國人現在在美國的生活並不如前，外國人對我們的觀感也普遍沒那么好，可越是這個時候，法律的重要性越大。

在美國的中國人要勇于並善用法律武器，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

佛州這個歧視法案被暫停就是一個很好的模範。

還有一個華人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典範，那就是美國信用用戶聯合會訴川普案。

2020 年 8 月 6 日，川大爺簽署行政命令，要

求在 45 天內禁止微信在美使用，理由是微信與中資公司騰訊關係甚密。

這個行政命令與針對 TikTok 及其所屬母公司字節跳動的行政命令一起簽署，當時在華人社會里引起了軒然大波。

而就在川普簽署行政命令的第二天，美國信用用戶聯合會在新澤西州肖特希爾註冊成立，由當地華人發起，專門對抗川普的這一紙禁令。此次佛州禁令中，華人群體也成立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跟佛州政府打官司。

聯合會指控川普當局剝奪了他們的選擇自由，很快就於 8 月 21 日正式將川普政府起訴到了舊金山灣區的聯邦地區法院。

他們的理由是，微信禁令限制了美國憲法第一條規定的言論自由，影響到了數百萬在美華人的利益。

在多輪交鋒和籌備之後，9 月 20 日，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官勞雷爾·比勒作出裁決，原告信用用戶聯合會獲勝，在美國政府的微信禁令生效前數小時，阻止其生效。

法官的理由正是此禁令可能損害《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條保障的言論自由，以及給對使用該應用作為主要通信手段的少數族裔社

區帶來困難。

在判決中，比勒指出，川普政府並沒有提交充分證據，來證明禁止美國用戶使用微信，可以解決實質的問題。

一個總統的決定從簽署到被判無效，可以只間隔不到兩個月，而且是通過明文解釋憲法，由法院作出最後的裁決。

而在這件事發的一年之後，拜登上台並撤銷了川普政府對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雖然她很快立了新的行政命令取而代之，但對什麼程度上“禁止”，做了很明確的規範。

司法獨立於行政、立法之外，也是美國吸引許多人移民過去的重要價值所在。

說起立法，美國政客立的法其實可以“很隨意”，甚至傾向於出現了一個問題“應該有法律來限制”的現象。

據統計，截至 2022 年 8 月，本屆國會議員已經提交了 21693 個提案，平均每天提出 36.3 個，是近 20 年來的最高水平。

在美國，經常能看到一些非常奇葩的法案，讓人摸不著頭腦。

比如我曾經所在的馬薩諸塞州，一條古老法律規定，上床前必須洗澡。

波士頓一條地方法律要求參加喪禮者，在喪席上吃的三明治麵包數量絕不能超過了 3 塊，否則該奔喪者將面臨處罰。

在猶他州，你不能騎在馬背上釣魚。在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禁止銷售噴彩摩絲。

康涅狄格州則一直對腌黃瓜的彈性有規定。

亞利桑那州的法律中對動物都有規定，驢子睡在浴缸里是違法的。

上面的這些法律只是看起來很荒謬，平時不太用到似乎也沒什麼問題。但以下這些法案就是真切讓人覺得受到政府的限制了。

比如拜登政府去年提議禁止使用燃氣竈後，紐約州就直接開始，這直接導致紐約州居民的用電量直線上升，原來就因為通脹，電費已經很貴了，現在生活成本更高了。

在加州，有一項法律提案規定公司在客戶來電時，可以播放那種類型的“待機音樂”，又或者，路易斯安那州要求花店必須持有花店執照，為了保護公眾免受傷害……

還有一些州，要求髮型師、平面設計師和泊車服務員持有執業許可證，這些證件辦理下來費用都非常昂貴，簡直就是政府想搶錢。

回看佛州州長的立法，除了禁止中國人購房法案外，佛州還有另一個臭名昭著的法案，就是禁止中國留學生赴佛州留學。

法案規定，讓研究生及博士生，還有一些敏感專業的所有中國學生，都不能去佛州讀書，入學前要进行超長時間的背景調查，目前已經有了不少人受到牽連。

但是，當地方政府因為在立法上花太多心思，反而無法專注於他們應有的職能，比如保護本地人的財產安全、公共安全和法治，美國人也詬病已久。

所以在美國這樣一個法治社會，存在糾紛系統，將一些法案，通過民間訴訟、司法判決，以及各方辯論來不斷矯正。

政府也是人組成的，哪有人不犯錯？

# 穿緊身裙的古典樂大師，中國鋼琴家摘格萊美大獎

2 月 5 日，第 66 屆格萊美音樂頒獎禮在美國洛杉磯(專題)加密競技場落下帷幕。被譽為“鋼琴魔女”的中國鋼琴演奏家王羽佳憑藉專輯《The American Project》斬獲格萊美最佳古典器樂獨奏獎。這使她成為該獎設立以來第一個獲獎的中國鋼琴演奏家。王羽佳被稱為當今最優秀的鋼琴家之一，樂迷對她高超的技巧指法和情緒表達津津樂道，也關注她多彩的裙子和“恨天高”鞋子。她曾在紐約(專題)卡內基大廳用四小時三十分鐘完成了一次“音樂馬拉松”，演奏拉赫瑪尼諾夫創作的四部鋼琴協奏曲與《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如果有任何人能完成這場馬拉松，那一定是王羽佳。只有她，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與堅定不移的專注做到了。”



格萊美上的中國明星

當地時間 2 月 4 日，第 66 屆格萊美頒獎禮在美國舉行。“霉霉”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獲得年度專輯、最佳流行專輯大獎，成為首個四度斬獲年度專輯大獎的藝人。麥莉·塞勒斯(Miley Cyrus)斬獲年度製作、最佳流行歌手兩項大獎，首度獲得格萊美獎肯定。提名榜上的大熱門 SZA 實現 9 提 3 中，摘得最佳流行對唱/組合、最佳 R&B 歌曲、最佳進步 R&B 專輯大獎。

不過，最受中國網友關注的還要數中國鋼琴家王羽佳，憑藉專輯《The American Project》，她與路易斯維爾交響樂團的指揮家泰迪·艾布拉姆斯(Teddy Abrams)共同獲得格萊美最佳古典獨奏獎，成為首個獲得該獎的中國鋼琴家。

在熟悉王羽佳的聽眾看來，這一獎項對她而言是實至名歸。大約一年前，王羽佳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與費城交響樂團、指揮家雅尼克·尼澤-塞岡(Yannick Nézet-Séguin)一起上演了一場拉赫瑪尼諾夫馬拉松，在四個半小時內演奏音樂家拉赫瑪尼諾夫創作的四部鋼琴協奏曲和著名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紐約時報》稱讚為“一生一次的音樂壯舉”。

回到國內，王羽佳又在 2023 年年末進行了跨越 19 天、走過 9 座城市的獨奏會巡迴，堪稱古典樂壇的盛況。

站在媒體聚光燈下，王羽佳無疑是當代中國最受歡迎的鋼琴家。就連她的情史也被人津津樂道。2023 年 2 月 14 日，王羽佳在社交媒體

上發佈了她與 27 歲的芬蘭指揮家麥凱萊(Klaus M?kel?)的愛心照，並配文：“情人節快樂！給大家分享愛！”據瞭解，麥凱萊生於芬蘭的一個音樂世家，畢業於著名的西貝柳斯學院，曾跟隨芬蘭名指揮家帕努拉(Jorma Panula)學習指揮。年紀輕輕的他已經身兼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絃樂團首席指揮、奧斯陸愛樂樂團首席指揮、巴黎管絃樂團藝術總監、圖爾庫音樂節藝術總監等多個重要職務。但據最新消息稱，目前王羽佳與麥凱萊疑似分手，理由是她在社交網站 Instagram 上取關了麥凱萊。

讀伍爾芙的年輕大師

“我知道我是神童。”2016 年，王羽佳對《紐約客》記者珍妮·馬爾科姆(Janet Malcom)說，她至今還記得“做神童的感覺”：“他們現在還叫我‘神奇小孩’，我第一次去北京的音樂學院的時候，所有孩子都看着我，我那時候已經成名了，他們就像看動物園里的另一個物種那樣(眼神在說)‘我的天，她來了’。”王羽佳出生在北京，她的母親曾是舞蹈家，父親打鼓。她小時候喜歡隨意按按家里老鋼琴的琴鍵，那是父母的結婚禮物。母親曾希望她學跳舞，但王羽佳選擇鋼琴，因為“彈鋼琴至少能坐着，不那么累”。

就像中國千千万萬學琴的孩子，王羽佳四歲半開始正式學琴，六歲開始表演。為了培養王羽佳，她的鋼琴老師提出集體攢錢來給她買

專業三角鋼琴。龐大的鋼琴佔據了王家的房間，她的父母“有時候要睡在鋼琴下面”。因為父親的鼓手背景，王羽佳形容他是“音樂納粹”，“他要求我在音符和節奏上乾淨整齊，我父親有一雙好耳朵。”九歲，王羽佳被送入中央音樂學院學習。當時的她彈莫扎特“會怯場”，“其他孩子在音樂會前很緊張，我卻很安靜。”十四歲，她前往加拿大(專題)的音樂學院學習，之後到美國古典樂重鎮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師從鋼琴家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2003 年，王羽佳在瑞士舉辦歐洲首演，兩年後頂替臨時缺席的鋼琴家拉杜·魯普(Radu Lupu)，完成了北美首次演出。之後與德意志留聲機公司簽下唱片合約。

走上專業舞臺後，讓王羽佳超越他人的是她的生命力、激情與飽滿的性格。王羽佳愛閱讀，她看伍爾芙的《海浪》，也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但她對這些嚴肅作品的態度並不完全是嚴肅的。當以精確觀察、記錄被採訪對象出名的馬爾科姆評價王羽佳“讀的書都很有思想性”時，她俏皮地回應：“不，我也愛讀快餐小說。”馬爾科姆觀察到她獨居的公寓里有巨大的鋼琴，鋼琴上包裹着織物，好在練習時儘量不打擾鄰居，“頂尖音樂家的生活比一般人想的更普通”。王羽佳的家稍顯凌亂，“床上可能還有幾個毛絨玩具”。當馬爾科姆提出帶上自己的筆記本再次拜訪時，王羽佳婉拒了，“也許是因為家里太亂，鐘點工還沒來打掃”。

她爽朗又有幽默感，在 Facebook 主頁介紹中說自己是“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外界評論的首

席女王”。她健身，愛喝酒，喜歡時裝，調侃著名高跟鞋品牌 Manolo Blahniks “對我來說還不夠高”。2010 年，有人詢問王羽佳古典音樂家之外，哪些人對她有巨大影響。“Lady Gaga”，她回答。2017 年，王羽佳到加利福尼亞演出，在唯一的休息日到環球影城遊玩。她戴着大墨鏡，說自己最喜歡《史萊克》里那個傻里傻氣的驢子。她對記者說，做鋼琴家的好壞很分明：“好處是我可以獨自周遊世界，彩排、表演。壞處是我得自己背着我的禮服裙子，還要時刻記得護照放在哪，千萬不要弄丟了。”

“說衣服挺沒意思的”

陪伴王羽佳周遊列國的裙子一度將她推到風口浪尖。她愛穿緊身、短小的裙子，經常露背，超高跟鞋是必備，經常根據不同的曲目換衣服。2011 年，樂評人馬克·斯伍德(Mark Swed)批評她的緊身裙“但凡再短一點，就會讓音樂廳限制十八歲以下觀眾在沒有成年人陪同下入場”。《新評論家》(New Criterion)甚至說她的裙子“像脫衣舞娘的衣服”。她到意大利的一個教堂里演出，被要求換件衣服，“他們說我對耶穌不敬”。王羽佳多次在媒體採訪中回應，揪着衣服不放“很沒意思”：“我穿短裙，因為我覺得古典樂就是我的派對。”

“如果一個漂亮的男鋼琴家穿了緊身褲，我不會關心衣服之下有什麼。如果音樂是美麗而感性的，為什麼不能為它穿上同樣美麗的衣服？”她對英國《衛報》回應。《華盛頓郵報》評價，針對女音樂家的着裝討論個不停，因為古典樂舞臺上的女性從來都沒有合適的衣服。“在過去很多年，我們沒有女指揮家、女表演者。她們不知道自己應該穿什麼。”女人們要麼穿上男人的西服，要麼“為晚禮服的拉鏈心煩意亂”：“人們在暗示着，舞臺上的女性穿得性感是不好的，古典樂不應與俗氣的流行風格一起出現。是，王羽佳的裙子很短，很緊，但在現實生活中——在古典樂泡沫之外的世界——對於一個年輕的明星來說，它並不是不尋常的奇裝異服。”

“與其說王羽佳的裙子應該讓音樂廳禁止十八歲以下觀眾入場，不如說她的舉止(她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樸實的現代年輕女性做派)和她非凡的才華，為我們吸引十八歲以下孩子進入古典樂世界提供了一些最好的機會。”《華盛頓郵報》2011 年寫道。在之後的幾年里，聽眾們很快發現，無論怎樣的裙子或高跟鞋都不能損傷王羽佳精湛的演奏技巧。她的着裝只是音樂會開始之前的花邊新聞。王羽佳沒有本末倒置——她首先是一流的演奏家，之後才是愛穿多彩裙子的女性。

“我覺得古典音樂很好的一點就在於它很豐富，其實跟我們現在的生活很像，有很多東西，都是不一樣的精彩。”王羽佳說。童年時，母親帶她觀看的芭蕾舞《天鵝湖》是她的古典樂啟蒙，她承認由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創作的著名交響樂“開啓了我對俄羅斯浪漫派的熱愛(電視劇)”：“我一遍又一遍地聽，我無法描述它到底是什

麼，我只想不斷地聆聽它。”

“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聽到不同音樂時的感覺，我記得那個地方，那個味道，我記得我和誰在一起(電視劇)——它們刻在我的大腦里，如果能把它們從時間里帶回來，就太好了。”受柴可夫斯基影響，拉赫瑪尼諾夫被視為俄羅斯浪漫主義音樂“最後的代表人物”。他的第一部鋼琴協奏曲寫於自己十八歲時，《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則完成於六十一歲。它們要求情緒，也需要速度、精確與力量。王羽佳對《紐約時報》說，剛開始學習鋼琴時，吸引自己的也是巴赫與貝多芬這樣的學院派。直到十五歲，她才在柯蒂斯音樂學院里研究拉赫瑪尼諾夫。她形容它們“高貴、純潔、脆弱”：“就像讀俄羅斯文學，儘管很長，很囉嗦，但它真的很令人愉快。”

拉赫瑪尼諾夫生前非常欣賞費城交響樂團。但從未有藝術家和樂團能在一個晚上連續演奏他的所有鋼琴協奏曲作品。指揮家尼澤-塞岡說，除了王羽佳，他想不到更好的人選。卡內基音樂廳的藝術總監克萊夫·吉利森也說，很少有藝術家能有“這樣的耐心、專注、強度與情感投入來完成這樣的壯舉”。為了準備這場馬拉松，以精力旺盛出名的王羽佳拒絕了一切社交生活，準備超過 400 頁的演出曲目。樂團還為參加這次表演的所有音樂家製作了奧運會風格的獎牌，上面印着鋼琴的圖案，紀念這場非凡的演出。

一種超越國籍、性別和外表的激情，這也許是王羽佳如此與眾不同的原因。拋開一切標籤，當她坐在琴凳上，雙手按下黑白琴鍵時，佔據聽眾所有感官的是旋律和藏在樂譜之中廣袤的音樂世界。當她的手指結束演奏，跑完這場“拉赫瑪尼諾夫馬拉松”時，在現場觀看表演的《紐約時報》音樂記者贊嘆：“她似乎沒有出汗。無論是在臉上，還是在表演中，王羽佳沒有慌亂。她帶來清晰與詩意，她的演奏厚重而不浮夸，感性又不輕浮。”當這場音樂會結束時，聽眾們走在回家的街上，“仍然感到一種令人振奮的輕鬆。就像我看到許多其他的觀眾一樣，像音樂廳‘飄’到街上，無法停止微笑”。聽眾席上，一個八歲的小女孩，背着粉紅色背包和毛絨玩具，安靜地看完了整場演出。“當她和大人們一起離開時，我們想象她在 22 世紀的某個時候向人們講述這場表演的樣子。”

